

台传媒记者吴世渊 /文

“我们鳏寡孤独有所养，我们人人活得有尊严，我们家家都有获得感，我们户户幸福甜蜜……”

音乐声中，舞台上的45名演员，向观众鞠躬谢幕。10位主演，高矮胖瘦不一，有的穿工装，有的穿西服，“本色”地饰演了村民与村干部。

上月19日，台州乱弹现代戏《我的芳林村》在黄岩文体中心演出，并以现场直播的方式，参加第十五届浙江省戏剧节的终评。

台下，鼓掌最起劲的男人，圆脸，戴鸭舌帽，手心后背都是汗，不知是室内空调太热，还是太紧张的缘故。

他叫尚文波，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，也是团里的灵魂人物。

“每次遇到大场合演出，我都把心提到嗓子眼，生怕他们演错了。”就在前一天，剧中重要角色祥嫂的演员发高烧，只好临时换人来演，这让老尚的小心脏又提高了一寸。

所幸，演出很成功。好消息也接踵而至，上月28日，《我的芳林村》获浙江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；1月5日，2022年度浙产原创优秀文艺作品品位的舞台艺术八强出炉，《我的芳林村》与越剧《钱塘里》《苏秦》并列第一。

这几天，尚文波心情不错，但到了团部，他又习惯性板起了脸。在团里，他以严格著称。演员们一看，尚团来了，忙打起精神练习。

新年台州春晚演出在即，大伙都辛苦，尚文波内心不忍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

他的内心很矛盾。

## 祖师爷赏饭

尚文波，1976年生，路桥人。成为团长之前，他是个小品演员、文化商人。

他“出道”甚早，13岁那年，与同学合作，将陈佩斯、朱时茂的小品《吃面》，搬上了学校的舞台。在会上，他卖力地表演吃面的场景，夸张的神情动作，引得全校师生捧腹大笑。

自那以后，学校有活动，镇上有演出，或是要选送节目到县里比赛，大家都会叫上这个小胖。

“和现在一样，当年的基层文化活动，大多由社会上的文艺爱好者来演，而我只是个学生，能在舞台上活跃，挺不容易的。”他回忆。

中专财会班毕业后，尚文波进入银行工作。上班归上班，表演却不会落下。他不光承担了台州银行系统各种晚会的总导演，演出的作品还获得了浙江省小品比赛一等奖、华东地区小品比赛一等奖等。

空闲时，他宅在家中看碟片。凡是市面上能买到的，小品类、晚会类的碟片，他都搜罗过来，有好节目，像赵本山、潘长江等人演的，就反复看，将一些包袱、新奇的点子记下来，没准下回就能用上。这个未经科班训练，纯粹“野路子”出身的演员，竟也靠着一股学习劲儿，创出了名堂。“可能是祖师爷赏饭吃吧。”他笑道。

因为艺术上的成绩，年仅21岁的尚文波成了路桥区政协委员，还被业界的老前辈誉为“台州三大笑星”之一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路桥，商业气氛浓厚，遍地是小老板。尚文波敏锐地察觉到，本土的演艺产业，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。1998年底，他辞去银行工作，开了台州第一家民营演出企业——星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

起初公司的业务，说白了，就是承接各个单位的晚会活动。此前，办活动都是文化馆、专业院团等公家单位。尚文波想，自己的优势在于，第一脸皮厚，第二能把顾客当爷，第三专业能力也不错。

为了做一单生意，尚文波可以不厌其烦地跑去对方一二十次。有时，还会刻意制造一些“偶遇”。“哎呀，王总，这么巧，您也在这，上次说的那个晚会的事……”

好不容易拉来生意，他又得自编自导自演，甚至舞美设计、主持稿撰写，忙得像陀螺一般打转。当时做活动的工种，不像今天这样齐全，除了他，没人会做。忙到深夜，回到出租屋，就趴在地板上睡觉。

“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真辛苦，但我不怕苦，因为那是我喜欢干的事情。”尚文波说。

公司很快发展起来，生意好时，一年中路桥区绝大多数晚会，都由尚文波来承办。他还拓展了业务，引进了刘德华、张学友等明星演唱会，以及一些市场化运作的体育赛事。

创业之余，他并未落下创作。世纪之交，下岗潮的余波未散，社会上泛起了拜金主义现象。尚文波创作了轻喜剧小品《沥沥雨红伞》，讲述了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，在雨天偶遇，发生了一系列闹剧。作品既针砭时弊，又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主题：幸福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。

2001年，该小品获得了全国第十一届

尚文波，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，国家二级导演。兼任浙江省民营文艺院团协会会长、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、台州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等职。为文旅部戏曲艺术两项“千人计划”培养人才，其作品曾获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“群星奖”金奖，三次荣获浙江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2009年，他临危受命，担任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，在他的带领下，“台州乱弹现象”享誉全省乃至全国。



▲台州乱弹剧团在乡村演出

“群星奖”戏剧比赛金奖，这是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。

## 当团长去

如果不是那一次邀请，尚文波也许会把演艺生意做得更大，也许会去大城市发展，谁知道呢？

2009年，原台州市文广新局一位领导找到尚文波，邀请他担任台州乱弹剧团的团长。

台州乱弹，为浙江四大乱弹之一（另有绍兴乱弹，即绍剧；浦江乱弹，即婺剧；温州乱弹，即瓯剧），起源于明末清初，有近400年历史，其唱腔丰富，有中原音韵结合台州官话，有耍牙、双骑马、钢叉穿肚等绝技，特点是“文戏武做，武戏文唱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由于越剧的兴盛以及自身管理等多种原因，台州乱弹剧团几近瘫痪，无限期停演。

为了拯救这一濒危剧种，2005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倡导下，台州乱弹重新组建了剧团，并从金华武义县兰香艺术学校招来一批毕业生，作为演员的班底。

有别于其他公立剧团，重生的台州乱弹剧团，采取“民办公助”的方式——由海正药业、东港、方远等3家地方企业，以及台州市、椒江区两级政府，5家单位各投入20万元，合计100万元作为剧团运营经费。

然而，剧团成立的头几年，日子不好过。一方面，仅靠企业与政府投入的经费，不能给员工多高的待遇，人才流失严重；另一方面，因停歇许久，对台州乱弹这一剧种，台州百姓的知晓度不高，没人愿意看，市场打不开。连着两任团长，都无法改善这一局面。

在这样的剧团里当团长，自然是份“苦差事”。尚文波却答应了：“我从小在农村听戏，对戏曲有好感，心想不就是管一个剧团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事实证明，当初我想得太简单了。”

2009年底，尚文波走马上任。

台州乱弹如今的当家花旦、国家一级演员鲍陈热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尚文波的场景：“李玲玲副局长给大伙介绍，这位是新来的尚团长。尚团就坐在那儿，双手叉在胸前。老实讲，我对他第一印象不大好，就想一个演小品的生意人，又不懂戏，凭什么来领导我们？估计也干不久，马上就走了。”

尚文波确实不懂戏，起初还闹出笑话，说要用普通话来唱台州乱弹。殊不知，方言念白是剧种之根，根没了，还叫台州乱弹吗？

但鲍陈热很快发现，这个新来的团长很好学，走到哪儿，都拿个小本子，里面写满了戏曲知识，慢慢地，他能帮助大家抠戏，指点业务。

新团长像家长一般对待团员们。剧团里的演员们，多是十几二十岁出头的半大孩子。远离父母，在外谋生，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团长给大家解决吃住住行，帮助团员理财，适时做心理疏导，还做饭给大家伙吃。

新团长还带大家出了趟国。2011年，第27届国际文化戏剧节在德国哈瑙举办，尚文波带着演员们赴德国参演交流。戏剧节舞台上，演员们的翎子功、耍牙等绝活一亮相，立刻引起轰动。老外哪见过这绝活，纷纷拥来观看，对这一古老的东方剧种赞叹不已。台州乱弹也获得此次艺术节最高荣誉——特等奖。

“我们团长还蛮厉害的。”鲍陈热一改对尚文波的旧印象。团员们也都打心眼儿敬佩这位尚团长。

## 男儿有泪

“我不是个爱哭的人，可这些年，为了剧团，不知道流过多少泪。”尚文波说。

2010年3月，一场飞来横祸，几乎摧毁了台州乱弹剧团。

那天，剧团在天台表演。夜晚返回途中，团员们乘坐的大巴车为躲避突然窜出的电动车，翻下落差3米多高的路基，一头栽入碎石泥潭中。车上41位乘客，19人受伤，其他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轻伤。

“那段时间，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，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就三个字：怎么办？”回忆往事，尚文波鼻头发酸，“当时，社会上有种声音，说台州乱弹这下要垮了。”

不能垮！这场意外，把大家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。受伤伤的团员一边照顾住院的重伤同伴，一边抓紧时间复排剧目。尚文波则各地去招募新团员。短短一个多月，大家复排了7部戏。

剧团复出的戏，放在温岭天皇村。一场戏演罢，所有的人在幕后抱头痛哭。“太不容易了。”尚文波说，经过这场刻骨铭心的意外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里，被烙下了一个巨大的印记，他与剧团很难再被分开了。

意外会过去，不过，悬在剧团头上的许多危机，并未解决。比方说，人才流失问题。

台州乱弹由于停摆20多年，传承断档了。老的老去，新的没上来，本地也没有戏曲学校或相应的专业。因此，新一代台州乱弹的演员们，大多是从婺剧学校里挑来的。他们在台州待几年，遇到机会，就回家乡的婺剧团，这也是种现实的选择。

剧团到外地交流演出，演一场，就有几个好苗子被挖走。尚文波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无力阻拦，年轻人有更好的出路，应该替他们高兴才对。

剧团里的台柱子，鲍陈热、朱锋、叶省伟等人，更是遭到“橄榄枝”的猛烈攻击。有一年，浙江某县的婺剧团找到尚文波，许以优厚条件，只要她肯去，给事业编制，给一套房子。尚文波得走后，马上赶去，祭出“感情牌”：“小鲍，你走了，我们团可就真散了。”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烦死了，小鲍脑袋一热，扑通一声，跳进了南门外河。得亏叶省伟水性好，把她救了上来。

鲍陈热最终选择留下，她太爱台州乱弹了。

留人太难，唯有动之以真情。尚文波热衷于做媒公，给团员们“拉纤做媒”，在台州成了家，心就能安定下来；他让单身年轻人买房，有房才能安家落户，首付不够就问他借；有小伙想结婚，他当家长上门提亲，还把沉甸甸的彩礼钱，挑到女方家门口；团员的孩子上学难，他出钱跟学校谈……总之，有困难，找尚团。

“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，就是当这个团长！”好几回，他都拍桌子，想撂挑子不干了。但抱怨归抱怨，团员有事找他帮忙，他还是第一时间：“噢，来了。”

于是，越来越多的人留在团里，一时间人丁兴旺起来。尚文波开始谋划，要做一部大戏。

## 做大戏

台州乱弹经过几年发展，知名度与美誉

# 尚文波：我的乱弹我的团

度都有所提高，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。2015年，央视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朱锋给全国观众表演了他的耍翎子“绝活”。《小宴》《活捉三郎》等小戏，广受群众喜爱。

而对于一个剧团而言，原创的精品大戏，是最核心的竞争力。有大戏，腰板才直，说话才有底气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只有出精品，才能出人才。

尚文波召集了专家讨论，大家一致认为，戚继光是个好题材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戚继光在台州抗击倭寇，九战九捷，在当地百姓心目中，他是“战神”一般的人物。

“这是我们第一台大戏，既然要做，就要做到最好。”尚文波筹集资金300多万元，请来编剧姜朝晖、导演韩剑英、灯光设计家周正平等一批国内一流的艺术家的，组成了主创团队。

艺术创作，不是有投入，就一定做得成。在申请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时，就有专家提出质疑：“台州乱弹剧团这样一个小团，能把这台大戏做出来吗？”尚文波当即表态：“我把脑袋割下来放在这里，这台戏，我们演定了。”

剧本出炉后，尚文波带着团队，昼夜奋战7个多月，终于把戏排了出来。该剧以戚家军“台州大捷”为主线，演绎了“三箭射三酋”、上《练兵议》、招练义乌兵、研制“鸳鸯阵”、花街破敌等故事。2015年11月，《戚继光》作为唯一地方濒危剧种作品，参演上海国际艺术节；当年，获得浙江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；2016年元宵，又献演国家大剧院。

大戏之大，不光在于创作和演员，“服道化”亦可体现。以服装为例，传统台州乱弹剧目服装一般有八九十套，而《戚继光》一副多达172套。舞美道具从台州运至北京，共使用3辆13米长的大卡车。

有了《戚继光》的成功经验，2016年，尚文波着手准备第二部大戏——《我的大陈岛》。

“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台州人民的精神富矿，里面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故事。”这次，他请当代著名剧作家陈涌泉撰写剧本，杨浩平设计音乐，朱冬康设计唱腔，曾昭茂设计舞美。尚文波本人则与韩剑英联合指导。

三年磨一剑，2019年4月，《我的大陈岛》首映。这部戏同样获得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献演国家大剧院。

戏的上映，不代表创作的结束。《我的大陈岛》每演一场，尚文波都会请专家来观看、提意见。讲得有道理，他们立刻改进。先后有150多位专家对这部戏提过意见，好戏就是这样打磨出来的。

如果说《戚继光》是个良好的开端，那么《我的大陈岛》则为台州乱弹剧团奠定了现代戏上的优势基础。放眼全国，现代戏最强的是河南省豫剧三团，陈涌泉就出自这一剧团。浙江省是戏剧大省，而在现代戏上，各大院团都处于摸索阶段。《我的大陈岛》甫一出现，就给省内同行搭了样板。

尚文波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省内强团林立，我们的演员个个盘正条顺，演出装戏很美；我们剧团的演员，高矮胖瘦都有，演现代戏，演那些垦荒队员、村干部、乡镇企业老板，反而更接地气，这何尝不是我们的优势呢？”

## 我的乱弹我的团

2022年4月28日，继《我的大陈岛》之后，台州乱弹“垦荒三部曲”第二部——《我的芳林村》首映。这部戏的编剧一栏，赫然写着：尚文波。

《我的芳林村》，讲述了本世纪初，芳林村党支部书记芳华独具慧眼，找准集体经济转型方向，关停村里的砖窑厂，办起了汽车城，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。戏中芳林村的原型地，即路桥的芳林村。

这是极具台州地域特色的创业故事。尚文波找了几位国内知名的编剧来写，都出现“水土不服”的现象。眼看排练期将近，剧本却遭遇难产，怎么办？尚文波急得团团转，最后一咬牙：干脆我自己来写！

他此前写过小品、小戏300多部，像这样的大戏却从未写过。事到如今，管不了这么多。从2022年正月初八写起，连续9天，不舍昼夜，他每写一幕，就发到团长群里一起讨论。写到耳朵流脓，脸上长疱，正月十六那天，真把13000字的稿子交了出来。

剧本中，尚文波融入了拿手的轻喜剧风格，写了许多诙谐的桥段。他说，你真正进入到农村，就会发现大家其实是很幽默的。

最难的是唱词，讲究押韵与美感。当芳华为村民的不理解而苦恼，尚文波写了一段幕后伴唱：“风吹残花蕊摇曳，雨打败柳叶垂塘。二月新丝五月秀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？历历往事苦回忆，芳华有话无处讲。”写出主人公心境的同时，也颇具画面感。

召开剧本研讨会的时候，专家们都说，这是逼出来的剧作家。

《我的芳林村》演出以后，尚文波一直在思考，“垦荒三部曲”的第三部，到底要讲什么故事。思来想去，他觉得台州乱弹剧团本身的故事就不错。

这些年，剧团像一匹黑马一般杀出来。团里人才辈出，鲍陈热与朱锋都获得了浙江戏曲表演最高奖——金桂奖；尚文波两度入选文旅部戏曲小戏“千人计划”培养人才。13年内，剧团6次出国，7上央视，10次进京，也走遍了台州9个县（市、区），800多个村居社区、43所学校、上百家企业，业内称之为“台州乱弹现象”。

剧团蒸蒸日上，尚文波自己的星艺公司，却“越做越小了”，自从当了团长，他为剧团的事，就超过1000万元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经历过的酸甜苦辣，三天三夜都讲不完。”尚文波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又旋即正襟危坐，“之前说，我这辈子最倒霉的是当了团长，但我这辈子最幸运的，也是当了这个团长。”

他为下一部戏起好了名字，就叫《我的乱弹我的团》。

（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）

## 戏里戏外

黄保才

戴鸭舌帽的尚文波，说话“洋夹土”，语速飞快，清脆。他是个曲艺演员，土生土长，戏里戏外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艺术的享受。

当上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前，尚文波演的都是小戏，喜剧小品，其实小戏不小，很多属精品，上通天线，下接地气，深受乡里乡亲的喜爱。当上团长后，他排了不少大戏，《戚继光》《我的大陈岛》《我的芳林村》，都一炮打响，晋京献演，获奖无数。他把台州乱弹“文武戏做，武戏文唱”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复兴了这一濒危剧种，厥功至伟。

尚文波是路桥人，对我而言，是回乡，有这么一位乡土演艺明星，我倍感“与有荣焉”。路桥是“中国曲艺之乡”，台州唯一，从小酷爱曲艺的尚文波，与家乡互相成就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路桥的莲花落、道情、花鼓等曲艺风行，熏染了尚文波幼小的心灵；尚文波迄今创作了200多件小品、相声、快板等曲艺作品，个人上台表演1500余场次，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《沥沥雨红伞》受文化部邀请，戏曲小品《阿波村长》获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赛一等奖，30多件作品获全国、华东和省市大奖，他也获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“群星奖”金奖。在自己钟情的艺术领域，尚文波取得的成就，为家乡乃至台州、浙江增光添彩。

对曲艺，尚文波不唯热爱，更重要的是拥有表演天赋，可谓天纵英才，包括颇具喜感的长相。他是中中专财会班，但崭露头角的是曲艺表演，他把爱好做成事业，是基于自知之明，发挥特长，因而二三十年如一日，虽苦犹乐，坚持不懈，在带给观众笑声的同时，也不断提升自己的演艺水平。他敏锐，对市场有天然的感知，他看到商贸城路桥，属于精神需求的演艺市场一片空白，就拉起赴台州首家民营演出公司，一路做得风生水起。难怪业内人士说，台州多个尚文波，何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不兴旺。

一个人，在任何领域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，刻苦和坚忍的意志品质不可或缺。尚文波既演且导又编，堪称演艺全才，这有利于原创作品彰显特色，出新出彩，在同类作品竞赛中脱颖而出。他醉心于演艺事业，全身心投入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，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。他创作作品，灵感勃发缘自殚精竭虑的思考，他写剧本，会连续近半个月，每天从夜晚11点伏案到天亮，这般热功，非常人能承受，但他乐此不疲。一本1.3万字的《我的芳林村》剧本被逼出，得到专家首肯，他觉得所有苦都值了，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嘛。

文艺作品一定要有新意，才为大众喜闻乐见，才能入行家法眼。这些年，无论是创作小品，还是编排大戏，尚文波的创新力持续迸发，一是他对于演艺事业的激情不泯；二是他熟悉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；三是他勤奋好学，从经典同类作品中汲取艺术滋养，他反复看优秀的片子，“将一些包袱、新奇的点子记下来”，日积月累，化为己用；四是他善于借助团队力量，集思广益，“众人之智，锐不可当”，他靠领导力于创新力之中，因而做出的作品，常常一鸣惊人，并令人过目不忘。

还有，尚文波编排的大戏，总是有很强的时代性、感召力。这得益于他胸怀大局，有家国情怀，得益于他将艺术与生活完美结合，而不是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作为一个文化商人，他接任台州乱弹剧团团长，是受命于危难之际，但他并没有瞻前顾后，而是迎难而上，在政府的支持下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将乱弹这个凋敝的艺术门类，带上初显昨日荣光的全新境界。相反，他自己的星艺公司几乎在原地踏步，甚至“越做越小”。

两相对比，凸显的是尚文波堪当大任的担当精神。当然，他收获了众多荣誉和知名度，如今，在台州，只要一提起乱弹，就会想起尚文波，一个风风火火的文艺汉子，就会想起他培育的台柱子演员，鲍陈热、朱锋、叶省伟……他们的名字，始终与台州乱弹联系在一起。

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。作为曲艺演员，尚文波是本色的，戏里戏外都透着一股乐呵劲，这股乐呵劲，很难装得出，他的幽默感，他直来直去的说话范儿，每每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产生引人入胜的气场。他总以一笑示人，而笑嘻嘻的背后，蕴含着职场的酸甜苦辣。作为导演和一团之长，他用真情维系团队，凝聚人心。台州乱弹剧团，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振兴地方戏剧文化，以演艺增进公众的生活幸福感，而心无旁骛地默默打拼着、奉献着。

他的下一部戏名叫《我的乱弹我的团》。戏里戏外，尚文波都在演绎着真实。